

莫泊桑三傳

東方文庫第六十六種

莫泊桑三傳

文媛冠生合編

Life of Guy de Maupassant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回(東方莫泊三傳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目次

第一章	幼稚時代和少年時代·····	三
第二章	準備著作的時代·····	一三
第三章	著作·····	二七
第四章	病與死·····	四三
(附錄)	二十世紀法國文壇之新鬼·····	五五

莫泊三傳

文樣
冠生
合編

莫泊三的著作，就是他自己一生的小影，所以要讀他的著作，一定要先明白他的歷史，要不然，就是讀了也不能澈底了解，這並不是我一人的臆說，凡是研究過莫泊三的，差不多總是這樣說的。講到他的歷史，雖然不過四十幾年工夫，却包羅著很富的閱歷。看他少年時候，何等活潑，一過中年，又何等樣頹唐無聊，這其間細微曲折的變遷，說來非但很饒興會，并且還能够顯露出人生的背景。他自己在福羅貝爾文集的序上，也曾經說道：

『我們雖然喫過許多生命的苦痛，但是我們對於生命的了解，一定要比』

那些幸福的人，沒有喫過苦痛的人，明白得多咧！『這就可以想見他的一生的價值了。但是他生成一個古怪脾氣，不願意人家去猜度他的身世，活著的時候，曾經好幾次去阻止人家發布他的歷史，到了晚年，這種用心，益發周密。甚至於寫給朋友的信，也是淡淡的，不肯暢談，恐怕興致一起，不知不覺的，將自己心事，流露出去。因為有這個原因，所以他死了之後，替他做傳的，雖然很多，那記載失實的地方，也就不少。我們這篇東西，是從那梅尼亞爾（Edouard Mayniel）所做的莫泊三傳，節譯下來的，他做這部書的時候，曾經搜集許多他人所做的傳記，和許多莫氏與福羅貝爾親筆往還的信札，并且親自到那些莫氏的朋友面前，實地調查，不知道費了多少心思，纔告成功。真是沒有一句沒來歷，比較他人所做自然很有點兒不同了。做書的人，既然這樣煞費苦心，所以我們譯的時候，也不敢不格外仔細。我們擅專發表莫氏的歷史，已經很對不起莫氏，假使再添上些不誠實，那豈

不是負疚更深嗎？九四，二十七，冠生

第一章 幼稚時代和少年時代

亨利，勒奈，亞爾倍，巨埃，莫泊三（Henri René Albert Guy de Maupassant），於一八五〇年八月五日，生於塞納恩非利（Serne Inférieure）省都爾味須爾亞革（Tourville-sur-Arques）市上一所大房子裏；這所房子，名叫米羅末司尼爾（Mironesnil）（譯者案：莫泊三出世的地點和日子，各種人名詞典，互有出入，這大約最是可靠。）他的先世，在佛郎沙皇帝（Francois）時候，已經是一家貴族。其間也很有幾個偉人，如同在勞特（Rhodes）的圍城裏，有一位莫泊三是以戰功出名的。後來有一位約翰，白潑的斯，莫泊三（Jean Baptiste Maupassant）是貢代（Conde）貢地（Conti）的領袖。還有一位莫泊三小姐，嫁給魯尙（Lauzun）家裏，曾經相幫魯尙去征高斯（Corbe）。有一天，戰場的形勢，很是險惡，魯尙叫伊

不要向前，伊便正色的答道：『難道我們女子，果真除了養兒子之外，就沒有第二件冒險的事敢做嗎？』這是何等口吻！

他的祖父，也是一位有名的紳士，因為反對那時候的政治，隱居在納味爾(Neuville-champ-d'oise)地方畊田。他的父親，名叫巨司答夫(Gustave)，是巴黎交易所裏一個仲賣人，於一八四六年十一月九日，和諾爾芒地(Normandie)一家富家的女兒魯勒保易德凡小姐(Laure Le Poittevin)結了婚，從此就養出這位大文學家巨埃莫泊三，和他的小兄弟愛爾佛(Hervé)。他們父母倆，都是以美出名的，所以這位文學家，也從小長得很美貌。但是他的性質，獨獨得了他母親的遺傳，後來又常常和伊住在一塊，受伊的感化，所以伊和他的成就，有特別重大的關係，現在我們且把伊的歷史，略微講幾句。

伊於一八二一年，生於魯杭(Rouen)。幼年的時候，和伊的哥哥亞爾弗來(Alfred)，還有一個朋友福羅貝爾(Flaubert)，很是要好。伊的哥哥，是一個絕頂聰

明人，從小就會做詩做戲曲，做好之後，就教他們一同串演，所以伊和福羅貝爾，很受着他的陶鎔。後來福羅貝爾，就在文學史上享了大名，伊的文學也很好，並且還做一個大文學家的母親，飲水思源，伊哥哥的功勞，正不應該埋沒啊！可惜伊哥哥因為勞心過度，沒有成名，就短命死了。

伊和巨司答夫的婚姻，可算是戀愛結婚。這一對璧人兒，在表面看看，何嘗不是嘉耦？但是一個是女文學家，一個是仲賣商，其間智識的程度，實在距離得太遠，所以不多幾時，精神上就漸漸兒覺得不美滿。臨了伊就對伊的丈夫，宣告別居（*separation du corps*），領兩個兒子，住於愛脫爾帶（*Etretat*）。從此以後，他們倆的態度，就同驀生的朋友一般，很少來往。惟有莫泊三，倒還惦記着他的父親，常常有很懇摯的信去問安，這也可以見他的性情了。

他們在愛脫爾帶住的房子，名叫凡爾居別墅（*Verguies*），離海很近，有很多的水果園，并且多鬼，凡爾居這個字，本來就是水果的意思。莫泊三住在那裏，直到十

三歲纔離開，那時候他惟一的師傅，和惟一的好友，只有一個母親。他們母子間的爱情可算是終身不渝。他母親晚年，常對人說：『我造就這個兒子，就是我一生的大功。』有一次，魯杭地方，有個園丁，自己說做孩兒的時候，曾經和莫泊三同過一個乳母，伊聽見這句話，就很鄭重的寫信到報紙上去更正，大意是說：『我是莫泊三的生母，也就是莫泊三的乳母，我不願意人家來冒我的功。』這件事雖小，也可以想見伊對於伊兒子的愛情了。伊因為受過伊哥哥的教育，所以很熱望伊的兒子，也成功一個文學家。講到伊兒子的天分，正也不讓伊的哥哥。有一天，伊兒子受那聖餐（Communion）的典禮，伊念一章經典給他聽，念了兩遍，他就會背了，這個時候，他的年紀，還不過十歲模樣，後來有一位神父，叫做烏蒲（Aubourg）的，教他讀拉丁文，不久也就會了。

在古來文學家的著作裏，莫泊三最先讀的，是莎士比亞的戲曲，他說：『我讀過莎士比亞的戲曲，纔知道又章的妙處，纔知道一個人可以用文字這樣東西，來描寫世

界上種種的東西，而使他栩栩欲活。』他更愛夏夜之夢（The Dream of Midsummer Night）那一篇，他說：『我每次讀到這本戲曲，就使我將孩兒的時候，夜間種種的懷想，在腦子裏復活。』這都是他母親教他讀的，因為伊幼年的時候，也是先讀這個。伊還常常領他到海邊去，看鷗鳥的飛翔，看太陽的出沒，看天然景物的變遷，以為將來著作的預備。這些法子，是福羅貝爾教伊的，因為福氏對伊說過：『世界的現象，很能穀幫助我們的思想。』所以伊就照樣去教兒子，并且常常叮囑伊兒子道：『幾時你要寫一樣東西，一定先要把這樣東西，觀察得十分清楚，然後下筆。』

莫泊三的性質，生成是好動的，他自己嘗說：『我生平所最愛的是自由。』他母親也常常說道：『他的生命，如同一隻逃走的小馬。』他這樣喜歡自由和活動，於他的文學，很有影響，因為無論什麼人，在少年時候所受的感觸，最是不容易忘記，并且最是真實。後來他做一部小說，叫一個生命（Un Vie），是寫一個人，將從小所受

的記憶，漸漸兒散布出來，如同播種子一樣，這些種子的根，直到死後纔拔去，就是這個意思。從伊保脫(Yport)海岸，到亞佛來(Havre)蘋果園的中間，最多天然的景致，他書中的人物，常常在這裏遊玩，或者捕魚，或者泅水，或者搖船，或者領兩隻狗，在森林裏穿來穿去，或者打獵，或者迎著海風，在平原上馳馬，他雖然是說人家，其實就是爲自己寫照。他因爲講究遊戲，所以身體也練得很強，自己嘗題過一個綽號，叫做『貪活動的人』(gourmand de la vie)。他除了愛自由之外，還很愛平等，雖然自己是一個貴族出身，却喜歡和那些漁夫農人的孩子做朋友，從來不露一些兒驕傲。有一天，他和一個漁夫的兒子叫做查爾(Charles)，還有一個富家的兒子X，一同出去遊玩，這X的母親，待莫泊三非常客氣，看見查爾，就免不了搭些架子。停了一忽兒，伊喊道：『查爾，去拿那隻食籃來，』查爾聽見，很不好意思，不知不覺的面紅起來。莫泊三看見這個光景，心中大大的不平，便說道：『這隻食籃，既然是我們大家用的，就請從我起頭，我們輪流拿着罷。』他肯這樣的體恤貧民，

所以那些漁夫等等，都很愛他，常常陪着他去游海濱。因此他對於貧民的生活，很是熟悉，對於海的感想，也益發擴充。他曾經說過：『我的血分中間，含有海盜的血。我所最想念的，是一個春天的早晨，搖一隻船，到一處不認識的埠頭，領略從未曾經過的風景，和那些不認識的人，在一塊兒擠來擠去，這樣的過了一日，天黑了，就臥在海邊，腦子裏一點不去想那個牢獄似的家庭生活。』他後來做一部書叫做好朋友（Belami）就是寫這個念頭。

莫泊三在家裏過這樣放任的生活，直到十三歲，他的母親，纔送他到伊佛多（Yvelot）一個修道院裏去正式的念書。這個修道院，在當時也很有名望，人家稱他爲『諾爾芒精神的府』（Citadelle de l'esprit Normand）。其中的學生，上中下三等人家都有，有些是真心要修道，但是大多數，是爲逃避兵役來的。這些學生們，都有一種特別的態度，顯出他們是受過修道院的教育，就是出了學校，人家還能穀一望而知。只有莫泊三，是個例外，他雖然在那裏住過若干時候，於他的知

識和性質，絲毫沒有影響。因為他的身體，雖然和那些同學，住在一塊兒，他的思想，還是仍舊和他的老友漁夫等等，在海灘上活動。所以他常常要請病假回去，但是他每次從學校裏生病出來，到了愛脫爾帶，總是立刻好了。他在學校裏常常戲弄他的同學，有時候連教員們，也免不了。他對於宗教的觀念，很是淡薄，因為他是一個專講理性的人，不肯相信神，他常常說：『我從有知識以來，就很反對宗教，那些宗教的儀式，我看了，又頭痛，又好笑。』他因為要解除那學校生活的煩悶，就自己去練習做詩，不多幾時，竟塗滿了好幾本簿子；內有一首，最是為人傳誦的，開頭兩句是說：『人的生命，有如船在海上走過的一條水痕；慢慢兒遠去，慢慢兒淡。』這等著作，於他一生的光榮，固然毫無關係，但他在那個修道院的學校裏，却為着這件事，被他們黜退。有一天，他做一首八綴音的詩，去賀他的表姊結婚，這首詩的內容，除了祝賀之外，還包含着反對修道的意思，後來被修道院的院長看見，很是動怒。他在學生中間，本來算不得馴良，加上這一樁文字獄，所以只好家去了。

莫泊三回到家裏，仍舊幹那從前的放任生活，到了第二學期，纔去進一個魯杭的中學。在中學裏，他也常常做詩，而且很有進步，因為這個時候，他得了一個教詩的先生，名叫布易來（Louis Bouilhet）。這位先生和他的舅父亞爾弗來，他的師福羅貝爾，都很要好，所以教得非常熱心，可惜和他舅父一個缺憾，不長久就死了！所以他的詩學，仍舊沒有大成。後來他母親常常說：『假使布易來能殼多長命幾年，我的兒子，一定會成一個詩人。』但是他得了布易來的影響，終究不小，他曾經對人說道：『有一天，布易來先生和我說，假使你能殼做一百句顯出本來面目的詩，你就可以成名。我聽了這句話，纔了解文學的真意義。』他那時候所做的詩，字句和形式，已經很美，所差的就是這『本來面目』四個字。至於這些詩的內容，大半是描寫女子的，他嘗說：『假使有一個人，能殼將他所思所憂所怖種種的念頭，放到一個女子的胸中，這個人就是最有福氣。』他又說：『女人如同一種水，無論什麼人，飲了這種水，就能殼忘憂。』他在學校裏，除了做詩之外，還很喜歡研究戲曲，每

次放假回去，就邀了許多朋友，在別墅裏串演自己所編的短劇，和莫利埃、福羅貝爾幼年的時候，一個樣兒。這個嗜好，後來也一直沒有減。

莫泊三待人的態度，雖然很和藹，却很喜歡揶揄。世間上的人，第一個遭他揶揄的，就是那些知識短淺，崇拜長生不老主義的富翁。他曾經有一次搽了脂粉，扮成一個少女模樣，取了一個化名，叫做凡爾蒙（Renie de Valmont），到一家富家去玩，那時候的神氣，煞是好看。後來他做一部小說，叫亞細姑娘（Miss Hassiet）就是記這件事。他因為受過母親的教導，觀察力從小就很敏銳，後來年紀一年大一年，見聞一年廣一年，供他觀察，供他揶揄的資料，也就一年多如一年。無論在魯杭，在伊佛多，在愛脫爾帶，在海岸，在水果園，在市場，在酒館門口，在鄉間教士所居，凡有所過，他總要窮形盡相的，寫他一個淋漓盡致。而且他的觀察，專門要從那黑暗的方面射去，因此他結怨於人的地方，也就不少。

不多幾時，有一件很大的事發生，使也不能照常的自由，就是那一八七〇年的

戰事。那時候，魯杭地方，也被德兵侵入，他就投效到前敵去出征。因此使他的觀察，換了一種氣象，他的著作，也就添了許多資料，從很可憐的瓦特叔甫（Waltel Schnaffs），到很勇敢的米龍（Milon）神父，他都一個個把他請來，去做他小說中的人物。他於議和的時候到巴黎，從此以後，他要和從前的生活，暫時道別，去開一個新紀元了。

第二章 準備著作的時代

莫泊三常說：『有些人他的眼睛，他的皮膚，他的肺，天天在很大的天底下活動，一旦因為職業的緣故，不得不去束縛在一個城裏，這些人最是不幸。』這幾句話，是寫他自己從一八七一年以後，離開諾爾芒的草地，到一所巴黎的衙門裏的心事。他因為有這個心事，所以雖然是身居魏闕，那從前所經過的江湖生涯，還是保持得很牢。一方面常常和那些名流去湊趣，做一個預備的文學家，一方面也可說